

•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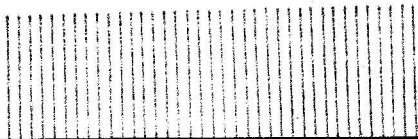
(全译本)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著

王振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uy de Maupassant
BEL-AMI
PIERRE ET JEAN

本书根据Albin Michel版本译出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著

王振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6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625 插页2 字数427,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册

ISBN7-5327-1362-8/I·813

定价: 6.10元

(沪)新登字111号

译 本 序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与契诃夫齐名,是名副其实的短篇之王。他在十年时间左右,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其中杰作不下数十篇。在他手里,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由于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成就过于璀璨夺目,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莫泊桑的长篇也是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的,他在法国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二十世纪初的一项统计,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总共出版了十六万九千册,而他的长篇小说却出版了十八万册,^①可见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下于他的短篇小说。

莫泊桑写过六部长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风俗小说,以《漂亮朋友》为代表;另一类是心理小说,《皮埃尔和让》可说是典范之作(当然也包含风俗描写)。这两部长篇在法国的小说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漂亮朋友》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的成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没有中止过”^②。一八八七年,即小说出版后两年,已经达到五十一版。小说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号”。十九世纪末叶,心理小说开始出现,这是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一个先兆,而《皮埃尔和让》在当时涌现的心理小说中,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如果说,《一生》与《包法利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了莫泊桑确实是福楼拜的私淑弟子的话,那么,《漂亮朋友》的内容则近似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作品。莫泊桑对巴尔扎克深为赞赏,认为巴尔扎克“具有天才的直觉,他创造了极其逼真的整个人类,以致人人都相信这是存在的和真实的。……巴尔

扎克的人物虽然在他之前并不存在，但都似乎从他的作品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他对人物、激情和事件具有多么全面的想象啊”^③。他把巴尔扎克称为“法国文学之父”^④。同时，他把司汤达看成是“描绘风俗的先驱者”^⑤。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揭露现实的优秀传统。《漂亮朋友》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小说。

揭露内容之一是针对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内部的倾轧以及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作用。《漂亮朋友》对报界黑幕的揭露有不少发展。首先，莫泊桑写出了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和后台老板是半打左右的、和经理经营或支持的各种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在众议院里人们把他们叫做‘瓦尔特帮’。”瓦尔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深谙经营之道，同时又插手政治。他既是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翁”，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懂得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都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他终于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由惧怕它发展到对它刮目相看。它已经不再是一伙政治投机者的暧昧的工具，而正式成为内阁的喉舌了”。莫泊桑细致地描写了报纸怎样成为瓦尔特帮操纵政局的重要工具。为了让他们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帮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舍-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当时典型的政客，他“既无政治信仰，也无多大本领，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伪装拥护共和，其实是个本质可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些人

① 见安德烈·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11页，巴黎尼泽书局，1971年。

② 见雅克·洛朗：《〈漂亮朋友〉序》，法国联合书局版第13页，1983年。

③④⑤ 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如同粪堆上生长出来的毒蕈，在民众普选中成百上千地冒出来”。他的政治手腕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因而在那些失意的众议员中，“俨然是个强者”。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可以毫不留情地把他一脚踢开。总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治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①，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莫泊桑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界是一种领域广大的共和国，它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在报界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骗子”。他认为《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钱财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②。莫泊桑对报界的揭露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法兰西生活报》无疑是一个缩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报界的种种黑幕。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增长了，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摄政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局势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例如五百法郎一股的联合债券从一八八一年四月的三百六

① 见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文论集》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② 见莫泊桑：《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十法郎涨至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五百零六点五法郎。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活动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了创立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①。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例如他在《共和国的国王们》一文中指出:“必须在积聚于他们(犹太金融家)手中的千百万财富里,寻找国际报界某些表现的奥秘;国际报界时而鼓吹同英国,时而鼓吹同德国打仗。……拥有千百万法郎的人染指各种报纸,诱使某个拙劣作家写文章……这篇文章在爱国的表面词句下,迷惑舆论,鼓起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头脑发热,然后促使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②莫泊桑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从事殖民扩张政策,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他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如果我是当局,就像所有那些对如何拯救法国抱有种种想法的人一样,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所有的殖民地:塞内加尔、加蓬、突尼斯、圭亚那、瓜特罗普、交趾支那、刚果、东京湾和其他地方,装进一只手提箱中,而且我会找到俾斯麦先生。我将对他说:先生,您在寻找殖民地,这里有一批存货,有一大堆,有一整套。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居民有阿拉伯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安南人等等。我要求以每一块殖民地换一公里阿尔萨斯和一公里洛林的土地。如果德国首相同意,我就做了一笔好买卖。”^③莫泊桑用讽刺的笔法抨击了当局的对外政策,既指出了法德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又痛切地点出法国政府腐败无能,以致在普法战争中割让国土的惨痛现实。

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涉,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

① 见《漂亮朋友》序,波凯报社版第11页,1990年。

② 见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1页。

③ 见《政治哲学》,转引自《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3页。

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这一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司汤达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他在《吕西安·勒万》中曾经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关系，不过，他还没有像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的事例。巴尔扎克也曾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大路上的谋财害命，比起某些金融手段，不过是仁慈的行动。”他在《戈布塞克》、《纽沁根银行》等小说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因此，《漂亮朋友》中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作家反映重大社会现象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作品（主要指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政治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激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時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①。这句话指出《漂亮朋友》反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投机活动，因而是部杰作，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②。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

①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16页。

② 见《1887年2月2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①。莫泊桑写出了这类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存有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另一方面,杜洛瓦是“一个机灵鬼,一个滑头,一个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一个毒菌。

杜洛瓦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报馆。莫泊桑认为,这个家伙“进入新闻界,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特殊手段,他要用来爬上去”,“他利用报纸,就像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②。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从军回忆录》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打出手,成为“瓦尔特帮”中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编。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直接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他用以爬上去的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主编、病人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接替福雷斯蒂埃的位置。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其间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的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

① 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页。

② 同上,第3卷第165—166页。

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却仍然保持清醒头脑。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宁可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礼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您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您是一个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您，先生，您的才华出众，您用您的笔，教育、启发、引导着世人，您负有崇高的使命，您要为世人作出光辉的榜样……”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莫泊桑在描写男女私情上虽然非常露骨，但他的批判倾向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他在描写杜洛瓦勾引瓦尔特夫人的时候，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他让杜洛瓦和瓦尔特夫人在教堂里幽会，然后发了一通议论：“教堂又是她会见情人的隐蔽所。这就是人们通常把教堂当做一把万能伞的道理。……遇有机会还要让天主给他们拉皮条。如果有人对她们提出到旅馆里去开房间，她们会认为这种事下流无耻，而在祭坛下面谈情说爱，她们则又觉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莫泊桑是反教会的，他不信教：“如果我相信您所信仰的上帝，我对他会有无限的厌恶！”“如果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可不喜欢成为这个上帝：世界的苦难会撕碎我的心。请想象出一个创造世界的魔鬼，人们有权向他指着他的创造，大声说道：你怎么竟然中止虚无的神圣休息的状态，使这么多的不幸和苦恼出现呢？”^①这两段话与上文所引的小说中的一段话，都表明了作者对宗教和教会大不敬的态度。而莫泊桑着意用这个场面来描写主人公追逐女性，不能不说是他对笔下人物行为的否定。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则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对女人的追求公之于众，而杜洛瓦则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对瓦尔特夫人的追求从跪求、表白、软硬兼施到突然征服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同时和几个女人

①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244页。

保持通奸关系，更写出了他灵魂的卑污。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然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可比拟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杜洛瓦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他认为：“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凌驾一切。”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小说结尾，“他正在成为一个主宰世界的人”，他和瓦尔特等金融大亨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描写与资产阶级人物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在资产阶级的上层，这种人物比比皆是。《漂亮朋友》的描绘确实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要写出“感情和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在各个社会阶层里人是怎样相爱、怎样结仇、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是怎样相互交战的”。他在《漂亮朋友》中就是这样描写的。他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漂亮朋友》不愧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完全可以列入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优秀小说之林。

二

《皮埃尔和让》发表于一八八八年，是莫泊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它在莫泊桑的长篇创作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这是一部风俗小说，如同《漂亮朋友》和《一生》那样；同时这又是一部心理小说，反映了莫泊桑后期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倾向，因此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莫泊桑只花了两个月就写成了这部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急就章”。莫泊桑是根据一件实事构思出这部小说的，据了解内情的艾尔米娜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莫泊桑给我朗读了他的新小说《皮埃尔和让》的开头几页。情节开展看来很不错：一件真事给了他写这部书的念头。他的一个朋友刚得到八百万法郎遗产。这份遗产是家里的一位常客留给他的。看来年轻人的父亲是个老头，而母亲却年轻漂亮。居伊寻

思这样一笔财产的赠与该怎样来解释……”^①如此看来，莫泊桑是经过充分思索去酝酿这部小说，考虑成熟后才开始动笔的，所以创作速度很快。

从篇幅来说，这部小说不如看作是个中篇。它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家着墨较多的人物也屈指可数。然而，这并不妨碍作家匠心独运，开掘较深。梅塘集团成员之一的亨利·塞亚尔就说：“对于这部小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冠以‘杰作’这个词。”^②左拉也说，这是“奇迹、罕见的珍宝、无法超过的真实与崇高的作品”^③。这种看法并非出于个人友好关系的逢迎之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的。即使在二十世纪，有的评论家也认为：“根据许多人的评价，这是居伊·德·莫泊桑最好的长篇小说。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尽管囿于有意写得更狭小的范围，却成功地做到了能与他最有力的短篇那种紧凑效果相媲美。”^④他们的评价或许有过誉之处，但《皮埃尔和让》确实有它独到的优点，至少可以说，具有莫泊桑创作上的一些基本特点：叙述明快、笔调优美、表达准确、文字流畅、生动简洁等等。本文试就如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皮埃尔和让》写的是莫泊桑所擅长的题材之一：一笔遗产的赠与给一个平静的家庭带来的风波。莫泊桑不同于巴尔扎克，他并不关注人们对遗产的争夺，由此写出各种人的金钱贪欲和精神特征。莫泊桑关注的是，面对既成事实，家庭各个成员的反应，从而勾画出一幅社会风俗图。

在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这是唯一描写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作品。罗朗是个退休的首饰商，他的商店本钱不大，从退休后的生活可以看出，他一年只有一万多法郎的入息，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他有两个儿子：皮埃尔和让，都已长大成人，刚刚步入社会，他们苦于家庭并不富裕，不能资助他们获得体面的职业和地位。就总体而言，这个家庭基本上是和睦的，夫妻之间看不出任何裂痕和争吵，孩子们也敬爱他们的父母，两兄弟之间虽有微妙的争强斗胜，关系也大体融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中等城市如勒阿弗尔是相当常见和典型的。

① 见阿尔芒·拉努：《漂亮朋友莫泊桑》，第279页，巴黎格拉赛出版社，1979年。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80页。

④ 见《作品辞典》第5卷，第295页，巴黎罗贝尔·拉封出版社，1980年。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罗朗家的一个富有的旧友马雷夏尔去世了，把自己的遗产全部赠给了罗朗的小儿子让。罗朗、他的妻子和让自然欣喜万分，这飞来的好运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然抓住不放。奢侈和舒适的生活是小资产阶级家庭渴慕而远不可及的，如今竟然实现了。可是，为什么这笔遗产独独给了小儿子让，而完全遗忘了大儿子皮埃尔呢？于是矛盾产生了。皮埃尔不由得嫉妒万分，抑郁不乐。他在体力上不如弟弟，这已经从划船比赛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如今，弟弟有钱，租下了一间像样的房子——这正是他看中的、准备租下开诊所的那一套，只是苦于无钱——作为律师事务所。弟弟越高兴，他就越扫兴。一个偶然的时机，他的旧情人、一个啤酒店的女招待启发了他：莫非让是这个遗产赠与人的儿子吧？他从怀疑到猜测到确信，一步步发现问题。他先是拿话去刺激母亲，继而向弟弟公开了自己的怀疑。家庭风波愈演愈烈。平静的家庭变得不平静了，从而揭开了这个家庭的隐秘内幕，原来似乎是幸福的家庭实际上并不幸福！

罗朗这个小商人精神生活贫乏，思想平庸到愚蠢的地步。他唯一的嗜好是钓鱼，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关心，也不留心。这样的人不可能给妻子以真挚的爱情和丰富的感情。他对妻子的偷情一无所知，直至这场家庭风波平息下去，他还蒙在鼓中，似乎从来未曾出现过任何事情。他儿子的婚姻只消最后通知他一声就行了，他只会表示赞同。这是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小商人，活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先生。而他的妻子却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女子，她从婚姻中得不到半点人生的乐趣。她不满足于这种平板乏味的生活，感叹周围的生活是多么丑恶，多么卑劣，多么虚假。所以，当她遇到心目中的理想对象时，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他。她的大儿子皮埃尔发现了她的秘密以后，她内心是痛苦的，似乎无地自容。但是，她对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从没有后悔过，她毫不掩饰地对小儿子让宣称：“如果我没有遇见过他，那么我的一生中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一点柔情，没有一点乐趣，没有一点那种可以使我们对自我的衰老感到极为遗憾的时刻，什么都没有！”她的长篇独白像打开了闸门以后，江水汹涌奔腾而出那样，抑制不住，感情澎湃。在莫泊桑笔下，这个女人的一生是令人同情的，她并不是一个荡妇，而是平庸的社会、平庸的家庭生活的牺牲品——她最后也被情人疏远和抛弃了。她有着和包法利夫人类似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只不过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走向悲剧。在法国的中等城市里，这样的女子又何止她一个呢？她们被平庸的社会现实所扼杀，大多数只能忍气吞声、毫无生活乐趣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只是家庭风波使之泛起的生活沉渣。这场风波的直接交锋者则在对阵中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在皮埃尔和让这两兄弟当中，弟弟让较有心计，性格沉着稳健，处事谨慎而有条理，这同他的律师职业有关。在比赛划船这场明争暗斗中，他后发制人，凭自己的健壮体魄将皮埃尔比下去，从这个插曲已能看出他的沉稳性格。他听到皮埃尔说出自己的身世奥秘并得到母亲的证实后，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这时作家进一步刻画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他是个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人，“面对这场灾难，他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突然掉进了水里一样”，他不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本来就不喜欢同别人斗争。他先是想到把这笔遗产捐给穷人，但这样做他“很心痛”，“在他的头脑里，自私自利的念头蒙上了公正无私的面具；所有隐藏着的利益都在他的灵魂里斗争着”。于是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既然他是马雷夏尔的儿子，那么，“接受他的遗产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然而，为了显得公正和良心安定，他觉得自己既然不是罗朗的儿子，就不能再接受他的财产，准备把自己本来可以得到的那一部分让给皮埃尔。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把皮埃尔打发走，以平息这场家庭风波。可是，当他重新看到皮埃尔时，发现皮埃尔愿意息事宁人，接受他的安排，到远洋邮船上去当医生，于是便将自己让出财产的计划缩了回去。他的狡黠和颇有心计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至此，他的复杂性格也塑造完成了。至于皮埃尔，表面看来，他争强好胜，实际上，他身上有着父亲罗朗的性格影子——懦弱的一面。他一旦把心里郁结的话倾吐出来，又深怕伤害了母亲，终于走上了妥协的道路。在这场小小的斗争中，莫泊桑写出了金钱在小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重要性。没有金钱，两兄弟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本事就不能充分发挥，无法施展才能。为了金钱，两兄弟的关系急剧恶化。让为什么不肯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利？因为他认识到，没有钱他将失去自己漂亮的律师事务所和罗塞米莉太太的爱情。小说中关于让和她的爱情的描写富有讽刺意味：他向罗塞米莉太太表示要娶她时，出现了一个干巴巴的对白场面。其时，他们俩在美丽如画的海边捕捉长臂海虾，大自然美景迷人，正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不料罗塞米莉太太心中早已盘算过利害得失，没有丝毫忸怩腼腆，一口表示同意。而让在开口之前也考虑过他俩“财产基本相等”，娶她是合算的。在他们之间，金钱的铜臭味代替了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爱情的诗意荡然无存。

小说结尾以远洋邮船上的景象来衬托主题，是画龙点睛之笔。这条华丽的邮船上，餐厅专供百万富翁享受美味佳肴。“它的豪华堪与世界各大饭

店、各大剧院和任何公共场所相匹敌，那是一种可以使大财主们赏心悦目的庸俗的纸醉金迷的豪华”，而在底舱，“那些像矿里的坑道一样的又黑又低的地道似的夹窝里，有好几百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躺在那一层的木板上，或是一堆一堆地在地上乱钻乱动”。他们准备到海外谋生，希望在那儿也许不至于饿死。这条邮船好比社会的一幅缩影，贫富悬殊如此明显地并列在一起！皮埃尔为了谋生，也乘上了这条航船，与他们风雨同舟。他此举也是毅然决然下定决心的，他这一走意味着依赖他的穷苦药剂师、波兰老头马洛斯科的末路，买卖难以为继，但皮埃尔已顾不得这许多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至此，这幅社会风俗画给添上了最后的一笔。

然而，《皮埃尔和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心理描写。十九世纪下半叶，心理小说开始流行，例如布尔热 (Bourget, 1852—1935) 就善写心理小说，而龚古尔兄弟对精神病理学一些特例的研究和描绘也理应属于心理小说的一个分支。莫泊桑在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对心理分析产生兴趣。他在小说的序言《论小说》中就十分重视心理描写，指出“心理学应该隐藏在书里，就像它实际上隐藏在生活的各项事件中一样”。他将心理描写看作小说的基本技巧之一，甚至认为应“把心理活动作为作品的骨骼”。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皮埃尔和让》中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这一特色使《皮埃尔和让》在艺术上明显地不同于他以前的三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相当成功，显示了莫泊桑在这方面的杰出才能，也表明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艺术成就，在创作上能不断创新和勇于汲取其他表现手法。《皮埃尔和让》在下列五个方面对心理描写进行了深入探索。

其一，心理描写成为作品情节进展的有机因素。莫泊桑在小说中着力于对皮埃尔嫉妒心的绘写。最初皮埃尔的嫉妒仅仅是由于弟弟体格上比他强而引起的。让得到大笔遗产后，他的嫉妒陡然大增，由此导致怀疑母亲。从童年起，他那么熟悉而亲切的这张母亲的脸庞、微笑、声音，突然之间他觉得陌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感到自己“不再有母亲了，因为他不可能再爱她，不可能怀着儿子们心里必须有的温柔、虔诚和绝对的崇敬心情去尊敬她了；他不再有弟弟了，因为这个弟弟是一个陌生人的儿子；他只留下了一个父亲，这个他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的胖子”。随着他的嫉妒心的膨胀，这种情感从他“全身的皮肉里钻出来”，小说情节也一步步深入发展：家庭秘密暴露了出来。换句话说，组成小说主体的事件只是他的心理推测和分析变为事实的经过，一旦他不再竭力去掩饰嫉妒心，他不再进行心理推测和分

析,他的嫉妒平息下来,小说也就接近结尾了。而当皮埃尔的心理分析告一段落时,小说又将重点转到了让这方面。这时候,让的内心思考便成为小说发展的关键,决定着小说的结局。总之,在《皮埃尔和让》中,心理描写是小说情节进展的重要因素,这样,心理描写并不是孤立的艺术手段,只用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二,心理描写是塑造主要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皮埃尔是个心胸狭窄、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物。莫泊桑在剖析他的内心时,着重写他的愤慨、不平、仇视通奸等情绪,与他的行动相对照,便显出他是个阴沉、易怒、懒散、狭隘、懦弱的人物。至于让,则是一个稳健而有主见的人,他对待自己的婚姻,对待遗产无不是经过反复掂量,才下决心的,其中贯彻了两个字:求实;这是资产阶级重利务实的思想,已成为他行动和思考的准则。因此,虽然他也“想用他朴实而自信的情趣去征服那些有才识的人士”,事实上他却颇为狡黠,各个方面考虑得滴水不漏,待人处事十分圆滑。这些,都通过心理描写暴露得淋漓尽致。与刻画皮埃尔不同,作者对他的心理描写篇幅不多,但写得十分简洁有力,足以塑造出他的老练圆通的性格特征。

其三,莫泊桑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作家本人并不现身说法,作心理分析的是人物本身。人物是自我剖析的唯一见证人,他自我观察的结果,由读者去评判,就如同他是在展示意识中活动最强烈的思绪,这些是主宰人物行动的内在原因,它们让读者明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思索与行动之间的矛盾和出入,读者一目了然。例如,作者通过皮埃尔的观察和内心活动去写罗朗太太的举止:“她肯定早就在偷偷地观察那种相似之处了(按:指马雷夏尔的肖像与让相似)……于是她在某个晚上把那张可怕的小肖像取走,藏起来了,因为她不敢销毁它。”莫泊桑没有直接写罗朗太太藏肖像,也没有去“分析”皮埃尔的思想活动,而是让人物去观察,进而去思考,去判断。莫泊桑不仅遵循他的老师福楼拜教导的不在作品中露面,而且在进行心理描写时也做到了以人物本身为出发点。这样,读者也就进入到小说的境界中,同人物一起去观察,去思索,去猜测,去判断。读者看到上述那段引文,也会将信将疑,罗朗太太是否这样做要随着情节进展才能由自己最后下结论。这确能启发读者的思路,具有耐人寻味的积极效果。

其四,莫泊桑有时反过来用外部动作和富有含义的言词去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一种别致的心理描写手法。莫泊桑在《论小说》中写道:小

说家应“寻求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必然会做出的行动和姿态”。他在《皮埃尔和让》中就力求达到这种要求。例如，皮埃尔在公证人宣布让要接受大笔遗产以后，忍不住这样问他的父亲：“那么您过去和这位马雷夏尔是相当熟悉的啰？”这句话暗藏他的嫉妒，令人意会。及至一家人从公证人那里回来，为了庆贺让接受了遗产而设宴时，皮埃尔再一次问：“这个马雷夏尔，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呢？”这句问话的潜台词又进了一步，这时他已怀疑到母亲与马雷夏尔有不正当关系，因此这是一句旁敲侧击的话，用意与前一次问话已大不相同，不怀好意。又如，他听到马洛斯科责备他的话以后，晚上入睡前的两杯水，这个举动为的是镇定自己。此时无声胜有声，作者不去写他的心理，而他也确实没有更多的意念，但读者却对他的举动一目了然，从中悟出他这时的心境。

其五，莫泊桑的兴趣扩展到对思绪困扰现象、朦胧状态和潜意识的研究。在皮埃尔身上，可以看到冲动、狂热、不安、躁动、变态、下意识的思考和动作、幻觉出现前后的心理状态，时而痛苦（“陷在痛苦的想象里不能自拔”），时而竭力克制它，时而要离开家到海堤上、啤酒店去发泄自己的苦闷，时而待在家里作着可怜的思想斗争，时而处于清醒的状态，时而朦朦胧胧，无法摆脱固执的念头缠扰。这里试举一例：他意识到自己的母亲与马雷夏尔的暧昧关系后，脑子像一锅煮开的粥，乱糟糟的，不祥的意念纠缠着他。他于是离开了使他憋气的家，来到防波堤。莫泊桑写道：

虽然他的嘴没有说出来，可是他的脑子里一直在重复默念着这个名字，就像在呼喊他，召唤他，并引来他的亡灵一样：“马雷夏尔……马雷夏尔。”在他漆黑的闭合起来的眼皮里面，他突然看到了那个人，就像他过去看到他时一样。那是一个六十岁的男人，留着白色的山羊胡髯，眉毛很浓，也是白的。他个子不高不矮，面貌和蔼可亲，灰色的眼睛很温和，态度谦虚，从外表上看来是一个朴实、慈祥的老实人。他把皮埃尔和让叫作“我亲爱的孩子”，从来也没有显得对他们哪一个有偏爱，总是请他们两人一起上他家去吃晚饭。

这时候，皮埃尔像一只追踪模糊的足迹的狗一样固执地搜索这个已经消失在地下的人的话语、姿态、音调和眼色。他慢慢地完全回忆起马雷夏尔在特龙谢大街的套房里接待他的弟弟和他吃饭时的情况。